

海源閣叢書

海源閣叢書

九水山房文存卷下

文登畢亨恬

纂

音韻

古者未有文字之先有聲音音傳而訓增音訓立而後文字形聲音者文字之本所由生也古未有四聲然入聲職爲七之類入聲錫爲五支類偏旁及用韻之文秩然各異絕不相紊蓋之哈台能等爲一部支部則與歌部相入不可合而一之也古雖無四聲然秦時避始皇諱讀政爲正月之正則其緩急輕重閒固有分矣至

高誘注淮南有合口開口急氣緩氣之殊則已爲韻書之權輿矣至古人用韻之精有非後人所可及如葛覃詩首章今與淒飛喈爲韻而二句谷與五句木隔句爲韻至二章仍用首二句原文而韻法已變首句不入韻次句以下皆爲韻又如卷阿前數章猶是用韻常法至歌詩將終鳳皇鳴矣章鳴矣與下生矣韻于彼高岡與于彼朝陽韻不獨岡陽爲韻高朝亦爲韻也下葦葦萋萋離離喈喈萋喈爲韻葦離亦爲韻卽其音之繁可想其聲之急也末章韻又不密以緩收之學者善讀焉于

千載下察其音韻之疏密以考見其意象之緩急不已
如見古人乎外此甫田詩首章驕驕與叨叨爲韻次章
桀桀與怛怛爲韻而驕與桀叨與怛又爲雙聲蒹葭詩
首章蒼蒼與二章淒淒三章采采皆爲雙聲又如下泉
詩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懃我寤歎念彼周京首句與三
句韻洌與懃彼與我下與寤泉與歎皆句中字字爲韻
二句與四句韻浸與念彼與彼苞與周稂與京亦隔句
字字爲韻固不徒連句韻閒句韻三句見韻五句見韻
之有異已也江陽之合韻唐人文已有之元人作中原

音韻施之詞曲皆江陽合韻者也免爰以爲韻羅吡則
爲本讀譌譌本從爲得聲伐木以簋韻牡舅則簋本讀
九故重文卽從九聲也此又可以考字體如橫廣古皆
讀光見兩漢書注而書卽云光被羹古讀郎見左氏釋
文及急就章注而豆羹之文卽與陽唐爲韻易之用韻
亦多通變故坤卦爻詞皆以首二字爲韻下文則爲占
詞初六履霜六二直方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
又可以證直方下本無大字與象傳同至說文諧聲大
徐不達其聲則刪去聲字如元從兀聲蕝從風風亦聲

之類是然又有以聲考字之處如殿從段聲篤公劉釋
文引說文又引字林工喚反可證從段之誤說文無蘄
字偏旁有之案爾雅釋文云蘄古芹字則蘄乃芹之重
文故彝鼎銘苻字亦多從蘄說文無免字偏旁有之案
左傳有𠂔字乃毘之重文今說文毘下有𠂔字當是免
之正文傳刻者因其脫爛遂以爲籀文字目凡此之類
觸處生義所賢淡思而自得也

史例

從來纂言賢鉤其元紀事必提其要窮經而不知其意
猶之蔑經也讀史而不明其例猶之無史也夫史之傳
尚矣夷考其體厥有六家尚書家者孔子觀書于周室
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取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
宣王道施教令故其所傳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又有
周書者卽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凡七十二章至晉廣陵
相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尋常人事何足
備列乃刪訂諸史取其言之足爲龜鑑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漢魏尚書至隋王邵又錄開皇
仁壽時事以爲隋書稽其義例皆本尚書春秋家者案
汲冢璣語有夏殷春秋晉春秋國語之羊舌肸習于春
秋左傳云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外此如魏之
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至太史公著史記
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魯春秋左傳家者其先出
于邛明晉梁資追乎戰國策太史公書撰春秋後傳荀
悅又輯遷國書著漢記三十篇自是厥後張璠孫盛干
寶徐賈諸人代有其書皆準左氏以爲昉焉國語家者

其先亦出于左氏然至孔衍作春秋後語司馬彪作九州春秋或州自爲卷或國自爲篇考其義例亦後代之國語也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厥後梁武帝敕羣臣爲通史六百二十卷魏王暉業又爲科錄二百七十七卷唐李延壽又有南北史歐陽氏有五代史皆依遷例漢書家者其先出于班固紀表志傳著成一代之史後之作史者多依之夫紀表志傳其體有自昉也攷之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綱羅萬物篇目之大者誠莫過于此矣至司馬遷著

史記列天子行事以爲本紀後代因之然有不應稱紀而稱紀者卽有應稱紀而不稱紀者夫項羽僭盜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至于范蔚宗之紀后妃其實傳也而謂之紀陳壽之志劉孫二帝其實紀也而謂之傳外此魏書于帝紀內載沙苑之捷齊書于帝紀內述淮南之敗劉子元謂其雜載臣下兼言他事全爲傳體有異紀文信矣且作紀者必編年以故漢氏之初興也猶假秦年光武之繼作也且稱莽朔至陸機作晉書列紀三祖竟不編年年旣不

編何紀之有凡此者皆不明紀體者也史記之作世家如陳勝起自羣盜六月稱王而歿無家可宅無世可傳而稱世家非也田齊沃野千里抗衡西秦乃沒其本號惟言田完世家亦非也至如漢代諸侯與古不同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編爲世家實同列傳班氏知馬遷之失釐正其非故自蕭暫而下一概稱傳時勢宜然非矯枉也然如齊書北編魏事周史南紀蕭簪宜言世家而稱列傳則又拘于班氏之例未得其通者也表之例以紀年月也如春秋戰國之時羣雄鎔峙各自年世若

申之于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又如晉氏
播遷之時諸僞十有六家不埒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
表頗有甄明嘗讀太史公自敘將相名臣年表之賢者
記其志不賢者彰其事則又加褒譏之義矣至于班固
作人表生不同時族非一類劉子元謂其品隲旣不能
確當事不與漢彊廁漢書之內則又表之變例者矣志
之例肇于馬遷之八書班氏因之其所合併者二皆可
合者也而五行藝文二志又足補子長之闕自是新唐
書有交聘百官與服魏則有釋老隋則有音樂遼則有

營衛兵衛咎沈約有言曰作史莫難于志鄭樵申其說

是已然考鄭樵所作通志舛誤實乃累累卽如小學諸

類是樵書之善者而以杜林蒼頡訓纂爲訓詁以顏延

之詁幼爲詁幼本之唐三字疑不知林作蒼頡訓纂又作蒼頡

故是兩書也延之作詁幼荀楷又有廣詁幼同一名也

至千字文周興嗣次韻蕭子雲書之者而以爲子雲作誤

矣崔瑗飛龍篇固與李斯蒼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母敬

博學篇班固十三章揚雄訓纂篇司馬相如凡將篇史

游急就篇李長元尙篇蔡邕四史篇同爲小學類者而

以列于咨書刪又淆亂其例矣列傳之作或易循吏爲
良吏能吏良政或于儒林外別爲文苑文學文藝或又
于儒林文苑外別立道學其意特以儒林誌箋疏之士
不得不立道學以別之然考揚子雲之言曰通天地人
謂之儒班氏藝文志曰儒家者流游于六經之中畱意
于仁義之際其道爲甚高作者不明儒之爲儒又不明
箋疏之士特附于儒家之後而創立道學傳以志之亦
可謂自淆其例者矣要之必明其例而後可以讀史必
明乎例而後可以作史雖史家有三長五難三等四患

之說而其要必歸于知道。桀子厚云：退之宜守中道而
忘其直。曾南豐曰：良史者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
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義足以發難顯之情。
然後能勝其任，其言可謂切要矣。